

。英文答出來沒有。國文做多少字。繁春聽了。很不耐煩回答。頓一頓道。等出了案再說罷。你何必忙這些。今天是星期一。聽說星期六才出案。這裏園子很多。很好玩。我看索性住在棧房裏。候他出案。一面我們也好去逛逛園子。多頑幾天。秀英道。好是很好。不過我帶的經濟有限。今天就回家去。還可勉強支持。繁春這才無話可說。吃完了飯。算了房飯錢。夫婦兩人。便搭着小輪回到家裏。

原來秀英從小便和繁春結下絲蘿。繁春的老子。是個老科舉。生平最恨的是學生。直到民國共和告成。知道科舉萬無翻身日子。才勉強勉強把繁春硬插到一個私立的高等小學一年級裏去。無奈繁春在家裏。讀的是小題銳鋒。得月樓賦。七家試帖詩。到了學堂裏。一些沒有用處。其實八股文字。滿清從政用策論取士已後。早已沒有用處了。不過他老子總是不相信。總以為有復活的兒子。所以繁春秉承父訓。也教沒奈何。可是少年人原有性靈。早被他剝奪得乾乾淨淨。

比及繁春進了高等小學。年紀已有十八歲了。第二年。居然升到二年級。那秀英已是高等小學畢業了。論他年紀還小繁春兩歲。繁春的老子。望孫心切。便在暑假時候。替他們行了老式結婚禮。等到繁春畢業。早已生了個兒子。不到半年。他老子看見了孫子。心願已足。便歸天國去了。繁春有三個哥哥。都是在家裏吃死飯。看看開書。抱抱兒女的人。老子一死。第一是瓜分家產。祖宗傳下來七百畝稻田。憑着親房族長的分配。一百畝算是祭田。四個人挨年收一次。三個哥哥。每人一百五十畝。繁春是庶出的。便給他生身母七十畝。繁春八十畝。一應喪葬費用。大家照股均攤。繁春得了十九年陰下的福。真不知道錢從那裏來。米從那裏出的。於今分着八十畝田。便算極豐的年成。所入能有幾何。可是繁春還覺得。早上吃還他清茶。晚上吃還他老酒。如覺無事的。

過了一天又一天。隔不到一年。又添生了一個女兒。剛剛年歲不好。白米要十二三塊錢一担。真把個秀英要急死了。眼看着三位哥哥。三位嫂嫂。過安穩穩的日子。自己一百二十個不願意。臺給哥哥子嫂看。便去女師範暑假講習所裏。學了一番。虧他天分高。心意專。什麼國文。國語。算術。英文。大有進步。其實國文。算術。圖畫。英文。四科。當初在高等小學裏。早已冠絕儕輩了。這時從講習所裏出來。早被他母校裏請去。做主任教員。一年所入的薪水。倒也有二百幾十塊錢。可是只苦了秀英。一早起來。便走到學校裏去。傍晚回來。要做下酒的菜。給繁春吃。抽空要做小孩子的衣服鞋襪。晚上等孩子睡了。還要批改算術。和國文。星期那天。另外要到一家人家去教四個女孩子英文圖畫。那家是一家富戶。雖說一個月祇有四次。薪金倒按月十塊。這真是本事換錢。努力的代價了。

我們中國的惡習。第一要算遺產。因為有了這「遺產」兩個字。不知葬送了多少人。鬧了多是非。做長輩的。自己因為有產業傳給小輩。自己便有權硬派小輩許多不是。做小輩的。自以為我將來要承受他產業的。無論什麼。只好忍些。還有種不肯的小輩。自以為老子有的是產業。老子一死。何事不可做。便在他老子不會死的時候。早已把產業暗中變賣了。最奇怪的。是我們縣城裏。人家產業。都包着「田房屋」三個字。田是棉花田。麥田。稻田是最值錢的。房是市房。屋是住屋。這三種中間。田最要緊。越是富戶。田越買得多。養了兒子孫子。並不叫他學些本事。好叫他年長了。好去自立。只教他做穀保守田房屋。便是孝子賢孫了。可有一件。他們沒有想出來。譬如一個人有一千畝田。養了兩個兒子。自然每人給他五百畝。再下一代。每人人生兩個兒子。只好分二百五十畝。一個人了。再傳一代。有了八位公郎。每人只有一百二十五畝。不到五代。那田就分越少了。可可是那有田人家的心理。(未完)

綺芬浪墨徵求預約

海內外名士題詞

先印一萬本後出書內有錦版銅版影印題字多至百餘面可謂空前絕後定價一元凡愛閱本報諸君將此紙剪下(須明由小說日報附郵花三十五分以星期一星期為限(自登報日起)

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二日

壬戌年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五

小說日報

大張四版

第十六號

今日張三售大洋三分

本社設上海交通路一三一號電話六五七九

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三行
起碼每行每日大洋六分
角中縫同普通
長行每行四角
後幅短行每字四厘
期面議

閩南閩報諸君鑒

本報閩南代理已託倍文印書館營業部承辦如欲訂閱或經售可就近與倍文接洽

小說日報彙刊第一集出版

本報每三十號為一集用藍色厚紙封面裝訂成冊異常美觀茲第一集(第一號至第三十號)業已出版每冊實售大洋九角外埠加寄費一角二分郵票通用書出無多欲購者幸勿自誤(二集續出)

上海聖約翰大學招添附屬中學新生簡章

概不報名須先期到校報名繳報名費洋一元或開明姓名通信處用中文函報亦可報名應物投考時隨帶筆墨及本生最近四寸小照一張並最近畢業證書或成績單及小學畢業證書或成績單如由郵局匯票繳報名費者每半年學費洋一百元運動及國文講義費各二元均於開學日前十天起本校給用納費至開學日後四天為限向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或分行辦理處繳納書籍費到校後按價另繳

上海震旦大學招插班生

本大學此次只招插班生凡考期正月廿八二開學一號住址法租界呂班章路一四三號章即寄

浙江壬戌水災籌賑會乞賑

本會此次風雨為災災區達六十餘縣之廣災民至數百萬人之多災情慘切且古未聞現經各災民承惠捐款請逕寄本會或杭州中國銀行收據登報鳴謝隨附賑恤會公鑒會長盧永祥謹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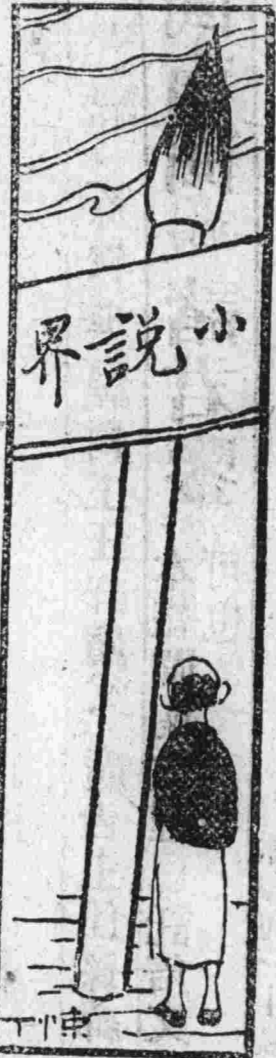
均稿本報登載各有版權不准翻印轉載

本報特別啓事一

本報自今日起(六十二號)添開國貨一欄專載關係各種國貨消息及商場情形出品評論等文字各商貨號如有上項紀載委爲發表者本報極所歡迎或欲委託本報代爲撰稿或徵文者本報亦可担任詳細條例見本日國貨欄

本報特別啓事二

本報長篇小說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初集已於六十號刊登完畢因年內爲日無多改刊邱劍舒之賊窟記全稿約萬言儘陰歷年終登完登完後本報即循例停版俟明年新正照常出版仍行續刊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二集特此啓事



小說話

小說雜誌封面的研究

一仙造意 廣父潤文

雜誌的封面。也是一樁極困難。極複雜。極有價值問題。失之毫釐。則近於誹謗。失之莊重。則嫌於拙滯。每期變化。則材料有缺乏之虞。一成不易。則觀者生厭悶之心。皆非封面之上法也。近時各小說雜誌。每喜用美女畫。照我看來。時裝近於佻。古裝易於拙。亦不易討好。況且雜誌的內容。不必一定和婦女有關。尤不必定爲婦女中之美。女以雜誌外形的封面。而和雜誌不生關係。究竟也是一樁缺點。又況以美色討人歡喜。仍不脫黑暗時代視婦女爲玩具之惡習。我以爲這總是不合法的組織啊。但是這

孫緯才新法梅毒淋濁下疳各症均用德國注射每針一元功效速立斷根金針注射
專醫花柳病 梅毒淋濁下疳各症均用德國注射每針一元功效速立斷根金針注射
梅毒淋濁下疳各症均用德國注射每針一元功效速立斷根金針注射

失將珠贖去。因訪而詢以是事之原委。是時爲莫者。苟稍具惻隱之心。予嫗子以數百金。則亦已耳。顧其既貪錢若命。則惻隱之心。又奚能戰勝其貪念。故對於嫗子之詢。竟由貪心而與惡念。倚其平時之聲名。復以重賄反誣嫗子爲毀名詐財。嗚呼。三木之下。何患不能屈打成招。嫗子不幸。亦痛遭斯厄。且未幾而死於獄。冤哉傷哉。

當此時也。莫既以賤價得珠。又行賄以死其主。自以爲此事利既得而名又正。手段至是。可莫子毒矣。方私心慶幸。而庸知東窗事發。人世之耳目可得暫撫。而冥冥之報施。不容釐毫或爽哉。蓋自嫗子爲莫反誣冤死獄中。後數日。有自鄉至城收帳者二人。因貪當夜竣事。故時已二更。尙手執紙燈。共行街頭。已而行經一處。狀若衙署。但見大門洞開。其中人聲嘈雜。明火執杖者無數。正審堂也。二人不覺同進。始而見一老嫗及一少年若母也子者。哭訴實珠溺死奪珠反誣事甚詳。且訴且求堂上爲之伸冤。二人訴畢既退。忽聞堂上厲聲傳喚壞心上。詢以頃母子之事。二鄉人與莫。固有一面雅者。見莫初上時。猶作賴辭。經堂上示以原告母子之口供。遂領其首。而一一承認是實。繼即見堂上賜差役縛莫於生炭燒紅之鐵柱上。目視莫之骨肉。著柱即焦。臭味難聞。悲慘萬狀。因不勝驚駭而同出。維時天已曉。因回顧大門。擬詰其處。則不意大門之上。赫然東嶽廟三字也。復向內一望。聲形都杳矣。二人更用驚悸亡魂。狂奔至一茶樓。藉以定其驚魂而探莫事也。既而果聞有談及莫已臥病多日。於昨夜全身焦爛如焚而死矣。

心英曰。鬼神之事。不見者往往不信。以爲無因也。然此事乃聞之吾鄉長者之口述。且彼收帳之二鄉人所見莫受刑之狀。正與莫死狀相同。是可證爲非虛無烏有之事矣。由是以觀。二鄉人者。又似神明之藉其口以警告世人者矣。

心英又曰。上下數千年。縱橫數萬里。其民俗雖有不同。其宗教

小說雜誌的封面問題。究竟怎樣纔好呢。就我所知。可分爲兩種說法。一種是普通的小說雜誌。可以採用每期雜誌中。頂有精彩。頂有深意的節。或一段。作爲寫實畫。或諷刺畫。而取材却不不可不慎。選別尤不可不嚴。要是不然。就要犯上述的弊病了。一種是專門的小說雜誌。如家庭劇。工業劇。婦女劇。種種專紀一類的雜誌。就得各以其類。而作爲種種與雜誌有關的圖畫。這雖不是確定無弊的方法。不過比較那驢唇不對馬嘴的封面畫。似乎稍勝一籌罷了。

小說



冥報

心英

吾湖十年前。有莫某心者。體面商人也。惟生心貪吝。極工心計。以致不克善終其天年。良可慨焉。茲志其軼事如后。

一日。有鄉嫗以貧故。懷家傳明珠一顆。來城求售。爲莫所悉。就視其珠。則光耀奪目。精瑩可愛。非凡品也。私計若是珠者。苟得善價。當在二千圓之數。然莫故貪鄙。見需銀急。以爲此天鵝肉也。安可輕輕放過。議良久。但許價六百金。嫗是時雖貧。珠值故自知。因不願輕售。但莫既蓄心牟利。奚肯任其交易不成而自去。於時隨嫗入暗尾嫗後。以探其下落。既而嫗以五百金將珠寶於某典。已持金搭航船歸矣。不意中途船傾。溺焉。莫即暗囑隨之者掠之起。而搜其身。遂得嫗珠寶之票。莫以當眾雖在。而已著水。僅隱約留殘跡也。因持殘票至原典。聲言掛失。且從而照所質五百金加利將珠寶贖之以去。

質珠之鄉嫗未及歸家。而中途溺死之消息。已達於家人矣。嫗子聞耗。星夜入城。探得母氏已以珠寶於某典。而該當票已爲莫掛

雖各異殊。然而種瓜得瓜。種粟得粟。因果之理。當無不同。然則吾人處世待人。亦當知所勉矣夫。

白卷

天憤稿 廣父潤

袁繁春是個風華都麗的少年。聽人說。年紀只有二十二歲。看着他外面的儀表。一定猜得出他肚裏的學問淵博了。

這回某師學校裏招考。投考的人。共有七百幾十個。分坐了十幾雙課堂。才容得下來的。人是各省各縣都有。論到品貌。那裏及得上繁春。便繁春自己也覺得有一種出人頭地的態度。那時捏了筆墨。領了卷紙。那卷紙。共有三種。第一種。紅方格。是預備做國文的。第二種。是藍橫格。是預備做算術的。第三種。青橫格。是預備做英文的。却每種上面填着號碼。蓋着印。並不寫什麼姓名。這原是校長防弊的法子。生怕看卷子的人。同投考的人。有什麼親戚朋友的情感關係。才抄襲了滿清科舉時代彌封的老法子。卷紙上。只填號碼。他手裏另有一本底冊。某號某人。要等卷子看齊。分數批好。發出名次單來。才替他對着號數。寫出真姓名。總不會有別的手腳了。

繁春接了卷紙。却不去理會這種事。只靜靜地坐着。一會兒油印的題紙。發了出來了。國文題。是立身處世說。算術題。是加減乘除五個問。英文題。是猿猴。扶白。愛及的符。的分類法。從前科舉時候。有人把「下筆春蠶食葉聲。」七個字。比那些做文章的狀態。如今十幾隻課堂的學生。這七個字。也移得上去贊他一句。

繁春只冷眼看卷紙的。有了二三百人了。他便鑽到入叢中。把卷紙一古腦兒丟在桌上。拔步就跑。一逕回到棧房裏。他夫人章秀英。正自呆呆的坐在房裏。等着他。一見繁春進來。歡喜得很。第一句話。便問他什麼題目。繁春隨便說了幾個。便嘆氣。秀英道。我只候你回來同吃。便我也覺得餓了。當下招呼茶房把飯搬進來。一面吃。秀英便一面問他。考的有多少人。算學錯沒有錯

報季說小

任主生先亞枕徐

價四三廉二一大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銷路日廣。茲為擴大宣傳，特將本報定價如下：

本埠	每月一元二角
外埠	每月一元五角
零售	每份五分

總發行所：清華書局

星明界誌雜

誌雜聲浙

（畫風西精贈）

●片景湖美送●

本誌為推廣美術，特贈送精美湖景片。凡訂閱本誌者，均可獲贈湖景片一張。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了版出刊月術幻

北京何海鳴及李瀛洲蘇州葉天魂三先生題詞

●錄目期三第●

玉良北京鄧鏡澄序文 幻術小說解讀 千里眼 杯中水 金錢鑽桌 飯內取出手帕 以耳代目 火柴化帶與雀 藤繩吸瓶 猜物神術 滑稽幻術 男扮女裝 作怪之手帕 由一而二 猜瓜子戲 催眠術 穿舌奇法 信封中一牌變二 知牌神法 幻術目錄說明 洋角 總發行所：上海克龍海路三康學社

不報報稿

裝訂成者不在此例。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銷路日廣。茲為擴大宣傳，特將本報定價如下：

本埠	每月一元二角
外埠	每月一元五角
零售	每份五分

總發行所：清華書局

海上花列傳

此書為雲間韓太仙所著，描寫上海社會生活，內容豐富，情節動人。現已出版，歡迎訂購。

定價：每部六元

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

發行所：清華書局

張舍我短小說集

青年小說作者張舍我先生所撰，內容精彩，引人入勝。現已出版，歡迎訂購。

定價：每部六元

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

發行所：清華書局

天台山虞山二徐書約

此書為天台山虞山二徐先生所著，內容豐富，情節動人。現已出版，歡迎訂購。

定價：每部六元

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

發行所：清華書局

朱增宗博士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十二號

新語林

此書為陳瀛一先生所著，內容豐富，情節動人。現已出版，歡迎訂購。

定價：每部六元

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

發行所：清華書局

君不可不一讀

此書為陳瀛一先生所著，內容豐富，情節動人。現已出版，歡迎訂購。

定價：每部六元

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

發行所：清華書局

東亞酒樓廣告

本樓二層樓中菜三層樓西菜治菜精美侍應周到 倫蒙惠臨自當竭誠歡迎

本樓電話：中央九〇七

天嘯殘墨

天嘯先生文字淵潤，金石聲是其為其介弟枕亞所編集其十年來新舊得意之作得十萬餘言精印一厚冊茲將本書要目列下

定價：八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天嘯殘墨

天嘯先生文字淵潤，金石聲是其為其介弟枕亞所編集其十年來新舊得意之作得十萬餘言精印一厚冊茲將本書要目列下

定價：八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小紀
說事
賊窟記

邱劍舒

吾粵盜風之熾。甲於他省。近年尤甚。雖曰言清鄉。曰言痛剿。而盜不稍斂跡。治盜者亦窮於術。盜則嘯聚險要。有恃無恐。峻嶺灣汊。皆爲淵藪。擄人勒贖。已等見慣司空。却掠打單。(粵省之盜。聚扼一隅。凡近其地之大商店。或須經其地之船渡。每年必納金與之。方無騷擾。否則船不能駛。店不能貿易。納金之數。視其所得盜之多寡而索之。是爲打單)迄無寧日。往往擄人。則僅至鄉中富豪。劫挾男子。今則不然。一律則擄衆夥。一市則擄數十人。甚至擄學校之員生。有時全校俱擄。苟不贖者。烹殺隨之。非由破獲。鮮得生還者。余友陳秉安君。前年被擄二十餘日。幸逸出。陳君陽江人。居鄉肄業高等小學。昨歲余始識之。茲以其親述之事。筆之如下。

余（以下陳君自述）於民國三年。肄業於鄉之陳氏兩等小學校中。經費。均由族人某公担任。某公家富。有義聲。鄉人皆敬仰之。其人素肯辦地方公益。爲鄉中團練局長。對於盜賊。懲治不遺餘力。以故彼輩恨之刺骨。屢欲得而甘心。而某常居團局。不易入手。衆賊不能侵。乃思劫其所辦之學校。

校在鄉之北偏。生徒五十餘人。教員常駐者凡三。余班課堂居前座。四月某日。余等正上課。約三時許。忽有大漢七八人。破門入。教員張先生叱之。衆曰。爾等不識我。刻正有用於爾等。盍隨我來。遂出手鎗。合力將余等九人捉住。張先生亦與焉。後座員生。聞聲出視。見各人皆握利器。不敢救。而大漢等亦不理之。擁衆輩出門去。門外則已有賊六七十。磨拳擦掌。有持繩將余等細縛者。有以黑紗封余首者。遂呼嚨去。鄉圍離頗遠。馳救不及。乃任賊逸。余被縛。不勝驚悚。賊負余於背以行。余斯際昏迷甚。而又爲所封。不見途徑。第覺上高落低。似越嶺者。賊衆既達目的。沿途談話。有得意色。久之又寂然。背余者忽曰。至

矣。遂放余下。推余入一屋。揭去面紗。招余坐。有老嫗捧茗來曰。先生請茶。余受而飲之。負余者狀已疲。亦坐而休。良久。乃向老嫗耳語。語畢出門。嫗謂余曰。苦先生矣。叩余姓名邦族。問余飢否。言際。負余者又入。握一腳鐐。鐐有鍊數尺。余突見之。色大變。彼賊解余縛。欲以鐐易。余大呼曰。好漢勿爾。余不堪此苦也。好漢不枉惜余。亦不能逃。幸恕憐之。彼不由分說。將余足套之。余力不敵。俯首就命而已。彼既鎗余。復以鍊端扣於屋隅之巨石。事畢。謂余曰。本不欲以此苦先生。但我等例若此。勿怪。隨囑嫗取膳與余。復出門去。膳甚美。余腹雷鳴。乃盡數簋。膳畢。嫗又以水及巾盛來。余盥濯畢。嫗曰。先生吸煙否。余曰。毋須。嫗即入廚。去時已入夜矣。嫗燃燈於桌。取帳被出。張於室偏之牀。摒擋一切。乃向余曰。先生請憩於此。余曰。嫗亦太勞矣。嫗盍先寢。伊聞言乃出。蟲聲唧唧。孤燈寂寂。斗室中百無聊賴。滿腔愁緒。如潮湧至。余處此淒涼蕭索之境。不覺下淚。默念家中父母。貽耗後。不知焦灼若何。必奔走營救。寢食不安。而同遭難之師友。又未知困於何所。使我輩至此者。誰之咎歟。終夕尋思。百感交集。遙聞鼗擊鼙鼓。已報四更矣。腦海昏亂。疲極而睡。

及醒。則紅日上三竿矣。老嫗見余起。乃捧水與余盥漱。復以餅茗款余。余曰。嫗殷勤哉。何待我之厚也。嫗但笑而入內。余昨日來時。天已將暮。又戰兢惶恐。未觀此室之結構若何。今晨頗清爽。乃起下地行。奈兩足被絆。不能出外。盡鍊之端。只及室之門口。余仰首外望。室之左爲墻。右則一巷。巷尾似有數室。此屋亦鄉間之大者。然除老婦外。別無他。後室數間。又何人居耶。余正倚牆凝視。嫗忽自巷裏出。見余大詫。意余欲遁。乃曰。先生將何爲。余漫應之曰。欲遣矢耳。嫗曰。然。老身忘之耳。不能早爲先生備也。遂復入。取一瓦器來。又入去。余正急。即以器遺之。約半時許。嫗來移之。移畢問余曰。飯熟矣。(未完)

陸公賁文

吾友東越許虞受性奇慧好古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潛孟莊騷之學得其神髓今倦游返渥貧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賦其文之工也強之粥文爲定例如左
 百五十元 傳記一百元 序文四十元 跋語二十元 小品每篇五元 聯語長聯二十元
 知篇五元 小說文言每千字五元 白話每千字三元 駢文詩詞及新體文均不作

消寒俱樂部

文藝

別恨

沈劍濡

者番消寒俱樂部。徐天嘯先生值課。命題「別恨」並閱五十四號特別啓事。歡迎小說以外之稿。劍現適膺集至交遺札。彙成一編。無以名之。見先生之題。遂標其名曰「別恨」略述梗概以應徵。

劍濡識

杜少陵云。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蓋謂其人既死。已付之無可如何。不若生別之欲見而不得見爲可悲也。然白香山云。天涯書達否。泉下哭知無。是則生離雖恨。猶有息耗可通。惟一入重泉。則迸此含淚之一封書。亦不可得矣。豈非死別較生離爲尤悲耶。余性鈍拙。喜交益友。屈指十五年來。登鬼錄者幾居十分之二。如虞師廣父。呂子秋流。徐子柳僊。沈子繼青。宣子笑儂是也。虞師余受業者也。詩文咸以真氣行之。無粉飾語。性惆悵。光復後。浙省兵權獨攬。嗣爲野心家所暗殺。殂於途。年未逾五十也。論

者惜之。

呂子與余同學年餘。稱爲莫逆。詩文名於時。余因得質疑問難。奉爲指南。年僅而立。竟歸道山。余之學詩。自是止矣。

徐子亦余同學也。詩文沈博絕麗。下筆千言立就。迨古李觀李賀之流歟。且精書法。求者接踵。弱冠之年。遂獲拔貢之頭銜。客歲仲春。薄遊武林。聯牀話雨。歡若平生。別後魚雁常通。豈料噩訊傳來。嗚呼。西遊一面。竟成千秋別耶。柳僊素骨鯁。不肯媚上。所以家境蕭條。可謂文人命薄者矣。

繼青爲余總角交。擅長絲竹。而性和藹。不露圭角。人咸以爲可親。往往樂從之遊。而余與小雅兄尤爲親密。凡攜樽訪勝。歡吟醉呼。流連竟夕。繼青無不在焉。而仁義之心。慷慨之氣。出是天性。不可遏抑。武昌起義。偕余投入滬軍北伐學生軍。事平而返。偶於讌會間。述及國事。輒拍案大呼。酒羹淋漓。覆人衣袖。人目之爲狂。稍稍引去。繼青勿顧也。然竟以夏季酒肉過度。而卒於疫。嗚呼痛哉。年未逾三十也。

甲寅春。余與韓君天嘯等。組織亞東小說新刊於武林。得識笑僊。一見如舊。別後音問常通。每來禾。宿余齋。憶今夏與余別時。握手河干。情詞斐惻。舟子催發。帆已張矣。猶佇立船頭。依依回顧。嗚呼。別未經月。而噩訊至。分襮戀戀。豈早知其爲永訣耶。傷哉。

義務通信

鈕農姪鑒云事矣余長於出行故年內不來申
代辦書價若干乞示知以便託友人帶上逸寸心
已死萬念都灰暇則殺青飲酒自娛雪窗無事請
示近狀以慰寢室

逸園

東園先生賜鑒乞示地址以便專函奉達

逸園

蘊山

靈一弟鑒汝到申乞速賜函乃荷

光明印刷所廣告

本所購置各種新式
機器精製中西鉛字
銅版梓版鉛版石版
黃楊木版承印中西
書報圖書雜誌證書
銀票禮券章程股票
帳單商標招貼支票
獎券息摺傳單地圖
滙票文憑仿單簿冊
名片兼製西式帳簿
髮網信封彩色信箋
工作精緻花樣鮮妍
定價低廉約期準確
如蒙 各界賜顧請
移玉至本所竭誠歡
迎以答 諸君雅意
所址上海英界派
克路中八十九號

《作傑初最亞枕》

魂梨玉

書經十餘版數達
五六萬以上近年
來新小說流行之
廣無有過此書者
口碑載道奚待贅
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說小情慘著新亞枕

雙賢記

是書原名棒打鴛鴦錄
為枕亞長篇說部中第
三傑作經先生與友翁
天倫有遂章加評尤助
閱者興趣者著苦心孤
詣幽情欲託紅樓評者
探幽抉微文筆絕類聖
歎嗟嗟諸君盡興乎來
▲定價六角
▲洋裝一冊
發行所清華書局

《本慶之魂梨玉》

史淚鴻雪

此書筆墨高越意旨純正
為自來言情小說中所未
有亦為枕亞生平第一嘔
心之作不獨詩詞五言七
言無不精熟且能於萬言
中不覺其冗長全書二十
萬言可謂一筆一劃皆得
其妙
▲定價八角
▲洋裝一冊
發行所清華書局

編人老崇龜
定鑒生先亞枕徐山虞

文諸家名十六

此書選古今名家
古文六十六篇
其體裁各異其
文字之奇麗
無不備載
▲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執行職務區域上海地方廳會審
公廨及縣地方廳蘇州高等廳高
等分廳北京大理院平政院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行政訴
訟非訟事件
▲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
弄一家一百號

胡樹大律師

▲執行職務區域上海地方廳會審
公廨及縣地方廳蘇州高等廳高
等分廳北京大理院平政院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行政訴
訟非訟事件
▲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
弄一家一百號

綺芬浪墨徵求預約

綺芬浪墨徵求預約

文等九類(序文)有惺惺包天笑
劍雲孫漱石胡適之李定夷何海鳴
顧明道鄭逸梅鄭西村李定夷何海鳴
許曉天胡適之鄭西村李定夷何海鳴
公(題)有徐枕亞周人柳諸公(題)
海伯爾花五十九號綺芬收

益眼鏡公司

到南京路精
配眼鏡請
益眼鏡公司

談探偵國中

偵探之七君生不中先達坊間流行之偵探案
偵探之七君生不中先達坊間流行之偵探案
偵探之七君生不中先達坊間流行之偵探案

本報代派章程

本報乘時崛起為出版界放一異彩材料豐富趣味濃厚與他種日報實完全不同出版以後風行可卜各埠派報社
往來既熟按每個月終結算不得拖欠(如滬地有安實担保則第一月亦無須先惠報費)(二)介紹辦法此項派報社
者而設凡介紹親友定閱本報至十份以上送報一份二十份以上者送報二份餘類推逾期限以定報日期為準
小報日報社發行部啟

十年夢影錄

東越許廬父著
第一卷 歌浦春光
玉玲亦蘇妓。姿首弗惡。而性淫蕩。好妍小
白臉。以故聲名狼藉。幾至無聞津者。辛亥
夏。白下李革之君。委余於榮館。徵求侑酒。
一股胡調。令人不可向還。余笑語革之。
此豈輕佻。必無好結果。革之亦謂然。未幾
聞玉玲隨某伶遁去。不知所之。

叢談

俠耶盜耶(六)
姓名相同。亦常有之事。何必如是驚疑。但
終放心不下。便親赴各處查詢。孰知不查猶
可。一查更莫知所以也。而各處所收之款。
均注明徐元亮。四川人。現設典肆於漢口某
處。竟非姓名之偶同者矣。於是急治裝返漢

花史

及抵家。始悉一切。固知張可亭者必大盜
。然騙得之款。復以其名捐之善團賑會。殊
令人莫解。數萬金之損失。在元亮尚不為十
分懊喪。惟愛子秋心之失。則殊難堪。夫婦
相對。默無一語。互相揮淚而已。不圖於此
際。郵差送入一函。上註徐元亮先生啓。下署
張可亭寄自上海等字樣。掌櫃見之。即先拆
視。然後遞與元亮。元亮老淚未乾。忽睹張
可亭三字。急就閱之。朦朧不能辨。由掌櫃
為之誦曰。元亮先生愛鑒。前在貴肆。厚擾
深蒙。感感交集。寄喻無地。竊念閣下珠寶
稱以末由。顧人生百年。感歲月之易逝。財
難千。懼子孫之難留。況閣下漫藏將亡。
禍在眉睫。偶動危機。速於影響。不事預籌
。必貽後悔。非有先覺。莫測來茲。我豈彈
歌。欲廣煥煥而市義。君未罹禍。聊效朱震
以存孤。爰移尊。兼携愛子。以半載作慈
善之費。留餘款為教養之資。併具信約。統
乞鑒原。一因尊產過多。恐不為福。酌移五
萬。業以半數捐與各慈善團體。俾得善因。得
食厚報。一因令夫人不願嚴責令郎求學。故
代為延師於深山中學之。以一元為延師之
費。先授以國學。後授以藝術。務獲成立。
一以一元作為酬謝鄙人之數。所餘五千。
用以彌補前在漢上所費。至交還令郎之條件
。分為三項。甲。至令郎有獨立生活之能力
時。乙。君以巨款逐年資助各公益事業。至
數滿十萬時。丙。君自後每日學文三小時。
能作暢達之函件時。俟以上三項均已具備。
即當以令郎送還。決無違誤。末具張可亭手
啓字樣。掌櫃誦畢。元亮及吳氏此時淚眼已
乾。手捧此函。又共同細閱一過。仍是面

定閱本報特別減價

凡已定期滿續定一月者照定價九折(八角一
分)三月以上類推期滿再贈報七天半年期滿
再贈半月全年期滿再贈一月補訂者照此辦法
郵票代價十足計算

神州新淚痕

因著
塵因先生擅長白話長篇小說所著
新華春夢記久已膾炙人口此書係
社會小說尤為先生精心結撰之作
與新華春夢記異曲同工全書四十
回分上下兩冊定價一元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鈍根書例

四尺橫聯二元 五尺三元 六尺四元 八尺
六元 條幅每條與橫聯同 中堂視條幅加倍
匾額每幅二元 大字逾一方尺者加一倍(須
鑄版)書面題簽二元(劣書不題)尺頁每方二
元(長闊逾一尺者加倍)
(收件處) 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

藝林



●讀韓昌黎原毀篇書後

家大人經商吳門。行將卅年。雖爲人壓線。而愚者不之諒。凡有疑難事。咸欲求主之。偶有謝絕。則匿名之函。毀謗之言。紛起沓來。余讀原毀篇。有感於此。爰書其後。爲之解嘲。

嘗讀文公原毀篇。意爲已受毀而作。繼而知公之意。蓋別有所屬也。非徒爲一己之毀。直爲衆人之毀耳。且不徒爲衆人之毀。將使天下後世之受者。返諸躬而不慚其毀。並使天下後世之毀人者。施諸事而無害於毀。毀譽本無足重。直道猶在人心。此又公之所以有此文也。且人惟有所譽。故有所毀。有所毀。故有所譽。如君子譽之。小人必毀之。小人譽之。君子必毀之。今者不獨君子小人之毀譽。雖君子亦毀君子。小人亦毀小人。何也。此即文公所謂怠與忌也。故雖一國之臣。亦有操同室之干戈。骨肉之親。亦有起閭牆之門爭。余顧今之德高受毀者。宜讀文公原毀篇。以明人有所譽。必有所毀。則悠悠之口。不足爲吾清德之累矣。

●時髦人嚴序

嗟夫。時髦人何爲而作也。曰世風日下。人

定閱本報諸君鑒

本報星期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
增刊編輯部(附告)第十期增刊爲雀牌號第十一
字數至多五百爲限以有趣味者爲貴篇首題目須

二月以後。草木初次開花。紅桃綠柳。隨簷相向。極目原野。山水悠然。至桐花落後。節屆清明。農人知嚴寒不再。始敢散播穀種。種潘田中。旬日成秧。秧苗怒長。青碧奪目。登高遠眺。清曠宜人。掃坟祭墓。以此時爲盛。清明前後三日。荒郊山叢間。時聞敲鑼鳴炮。人語嘈雜。紙錢飛灰。舞如蛺蝶。坟籤插土。飄似彩旗。老祖堆前。孤兒呌父。新厝墳畔。嫠婦哭夫。富室設奠。儀仗相接。貧人致祭。三牲莫全。十色五光。絡繹於道。終年靜僻之山靈。亦頓入熱鬧世界矣。各族宗祠。皆以時備祭。老幼既集。咸有例宴。曰清明會。間亦藉以議家族之規約。施子弟之勸懲。衆論會同。體刑莫避。此亦不無實益所在。地方於時亦多有會議。決鄉規。發禁條。以及修治道路設立橋梁之舉。皆由此定之。惟禁條之發佈。在鄉間非文告所能奏效。欲求家喻戶曉。甚感困難。乃有演唱花鼓淫戲以資聚集者。屆時以禁條相告。彼輩始轉相傳語。幾視爲公佈之一種儀式。倘不如是。有犯之者則藉口不知。抗不遵罰。衆亦無詞以對。且此項花鼓之費。動逾數十千文。暫由公墊。他日有犯約者。則罰以取償。又禁約有注以花鼓爲罰者。違約罰演花鼓若干本。在創議者不過欲舉其過於衆耳。而花鼓之流毒自此始矣。對於處罰竊盜。鄉人亦有常法。初犯者使之受縛遊鄉。法以麻繩反縛其手於背。後以一人持其繩押之。週遊本鄉各處。必遍達始可。或更一人持鑼前導。鑼鳴三下。使受縛者自呼曰。爲人莫懈怠。懈怠便無賴。奉勸世上人。要以我爲戒。雖所語各鄉不同。要以此語爲最普通。累犯者或沈之水中。或埋之土內。亦

心益漓。忠厚之愷乖。廉恥之道喪。新進之士。知識未充。學殖荒落。而實貿焉惟時髦之是務。是以笑柄迭呈。醜態百出。啓鄰國之揶揄。貽社會之隱憂。若是者。雖謂之人妖焉可也。謂之國蠹焉亦可也。長此以往。流毒何窮。辭而闢之。文人之職也。吾友盧父。筆妙生花。情殷救世。憤無賴之猖狂。痛國家之淪胥。爰就側面爲文。以諷刺爲規勸。而成時髦人一書。是編一出。庸有讀之而汗下者乎。社會人心。其庶有彥也。壬戌中秋之日古吳嚴務觴序。

● 綺芬浪墨跋

余識孫子綺芬未久。卽以其所著浪墨相示。余受而讀之。其文信可傳也。孫子好學君子。故其爲文。深得古人胎息。非率爾操觚者。所可同日而語。余旣重其人。又讀其文而心許焉。深冀世之君子。人手一編。奇文共賞。與孫子致其氤氳之感。庶弗負其作述之微旨。吾知世必有以余言爲知言者也。

筆
削

●劍池濡血室漫筆

甲寅春，余獨坐斗室。閱書至夜半而往臥室。覺兩腿沉重。行路維艱。視之浮腫。翌日起。面消瘦之沈即腰。已易爲便便之大腹質矣。四肢麻木。面亦團團。後經中西醫士醫治。半載有餘。非特毫無效驗。且有增無減。叩之衆人。咸云。此不治之症也。仲秋時厲子嘉興福音醫院。病勢日沉一日。自料不久於人世。不如隨我所欲。以樂殘年。遂潛出院門。至酒肆。持螯暢飲。興盡而返。約三四

本報對於外埠定閱諸君逐日郵寄並無一份遺缺不全此係郵局遞寄時遺失實非本社漏寄此存報當即補寄一份俾成完璧特此通告即希公刊按期刊載各種特號先期預告讀者倘荷以佳作(原稿)刊(成)本(裁)務(請)繕(寫)清(晰)來(稿)不(合)恕(不)登(載)奉(節)號

所常有。近亦無存焉。

余在家塾時。塾師藉清明掃墳。必請假數日。

多不過三天耳。及一度入鄉塾。塾師有自由放假之權。每羈至旬日不歸。塾師既去。生徒多常駐塾中。以溫課爲名。不願返家。冀於此時脫離家庭及塾師之約束。以練習其頑劣之技藝。余自幼不喜與羣兒舞竹馬。獨弗與焉。憶有一次。余已就寢。忽聞空塾而出。不解其故。至夜半始歸。余掀帳視之。魚數尾猶活。雞數頭已斃。積堆地上。方共議烹調之法。知自十餘里外竊來者。及烹調既竟。羣促余起共食。余以寢辭。彼輩擾不已。卒被屈服。竟食少許。彼等之強余食。非有所愛。蓋恐一人未與其列。或將舉以告塾師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以例今日之政治界中又何莫不然。於羣小之中欲獨爲君子豈能得耶。

閑話

信女崔氏

信教雜誌

以者之不思何爲而信是教。崇拜是教。而但

時。腹中雷鳴。俄頃大瀉。不旬日而告瘳。康健如前。迄今未發。若是之症。大可列入四海奇症之中。未識孫君緯才以爲然否。聞人言。有一好酒者與一惡酒者遇。好酒者思有以傲之。乃口占黃鸝兒一闋曰（一醉解千愁。飲一盃。心事丟。太湖石上翻觴斗。信步而走。歌詠而歸。過冬不怕露出頭。雖然醉。人人稱道。到底是福水。）惡酒者聞之。步原韻以答之曰。（想起酒中愁。貪了盃。正事丟。狂醉必然跌勁斗。正道不走。到晚不歸。毛則板上當枕頭。何苦醉。醒來回席。吐出苦胆水。）滑稽甚。故錄之。

●愛葵子筆記

相傳濟南有二大鼈。一在趵突泉呂祖廟地基之下。該廟之僧言。時覺地動。每動必十餘分鐘始止。一在城內北門之下。是門終年關閉。有說云。若開此門。則濟南全城。必被水沒。去歲冬。余曾邀二三知己。自明湖之西岸。由冰之上。至此門一觀。門洞長有五十步。水深約六尺。自門下達於城外之壕。吾等亦未發見有何異點。

▲鳥籠子

該會場而言曰。好一個大鳥籠子。蓋省議會之樓。形圓頂尖。極類一鳥籠。時下議員紛爭。禽獸不若。無怪稱之爲鳥籠也。

漫墨

● 僻鄉瑣記 (四)

倘有未收到之報請來

見惠不勝歡迎刊出後每篇分等致酬概贈現
另酬不在此例不受酬者請于篇末注明每篇
抄襲家幸勿惠顧稿寄本社信面請寫明星期

諧海

滑稽國遊記

余遊歷世界的第七天。到了一個小國。名滑稽。是百世紀才成立的。剛入滑稽國界。就覺得有一種怪味的空氣。直刺到我的鼻中。正是滑稽極了。暫且待我進來。

男人頭頂三稜帽。身穿大龍袍。足蹬大皮靴。手拿司提客。兩眼在左方。鼻子在額上。口確上下長。耳生在後腦。那些女人更妙了。上衣有兩個空洞。大如碗。可露乳於外。下裙長有一英尺。十二分寬大。脚穿的是弧底鞋。因為滑稽國的大總統。重又提倡纏足。不然。這滑稽的國名。就不符了。頭上戴着廿世紀的軍閥帽。五官同男人一樣。行走起來。真有趣。城中也有妓館。我閒着沒事。也就去玩玩。誰知妓女是男人。穿着廿世紀軍閥式的衣。和大皮靴。戴着廿世紀的軍帽。沒有鬍子。因為他們國裏。女子才准有鬍子。男子是不行的。把我氣得跑出來了。後來細細一想。才知不這樣怎能稱為滑稽國呢。滑稽國裏的教育。普及到二十四分了。但也是些滑稽教育。念的盡是些滑稽書。城中有公園。遊戲場。戲館。影戲園等等的。